

碎簪記（續前號）

蘇曼殊

余辭莊遲歸，中途見一馬車駛然而過。車中人卽蓮佩也。其眼角頗紅。余心歎此女實天生情種，亦橫而不流者矣。方今時移俗易，長婦嫋女皆競侈邪心醉自由之風。其實假自由之名而行越貨，亦猶男子借愛國之義而謀利祿。自由之女愛國之士，曾遊女市儈之不若。誠不知彼輩性靈果安在也。蓋余此次來滬所見所聞，無一賞心之事。則舊友中不少懷樂觀主義之人，余平心而論，彼負抑塞磊落之才，生於今日，言不救世，學不匡時，念天地之悠悠，唯有強顏歡笑，情鬱於中，而外貌矯爲樂觀。迹彼心情，苟謂諸國老獨能關心國計民生，則亦未也。迄余行至黃浦時，約十旬鐘，捫囊只有銅板九枚，心謂爲時夜矣，復何能至友人住宅。昔余羈異國，不能謀一宿，乃往驛路之待客室，吸烟待旦。此法獨不能行之上海。余逕至一報館訪某君。某君方埋首亂紙堆中，持管疾書。見余笑曰：「得毋謂我下筆千言，胸無一策者耶？」余曰：「此不生問題者也。」夜深吾無宿處，故來奉擾。某君曰：「甚善。吾有煙榻，請子先臥。」吾畢此稿，即來共子敘談。吾每日以勳爵勳爵入閣，入閣諸名詞見累，正欲得素心人一談耳。余問曰：「子於何時就寢？」某君曰：「明早五六句鐘，始能就寢。」子不知報館中人，一若依美國人之起臥爲準則耶？余曰：「然則聽我去睡。」明早五六句鐘適吾起時也。某君曰：「子自臥，吾自爲文。」余乃和衣而睡。明早余更至一友人家，友人顧問余曰：「子冬衣猶未剪裁，何日返西湖去？」余曰：「未定。」友人出百金紙幣相贈，曰：「子取用之。」余接金，卽至英界購一表，計七十圓。意離滬時，以此表還贈其公子上學之用，亦達其情。余購表後，又購呂宋烟二十圓之譜，卽返向日

寄寓友人之處。翌日接莊湜箋，約余速往。余既至，莊湜卽牽余至臥室細語。余曰：吾嬌明日往接蓮佩來此同住。吾今殊難爲計。最好君亦暫寓舍間，共語晨夕。若吾一人獨居，彼必時來纏擾。彼日吾冷然對之，彼悵惘而歸。吾知彼必有微言陳於吾嬌也。余曰：尊嬌尙有何語？莊湜曰：此消息得之侍婢，非吾嬌見告者。余曰：余一週之內，須同四川友人重赴西湖，愧未能如子意也。莊湜曰：使君住此一週亦佳。不然者吾唯有逃之一法。余卽曰：子逃向何處？莊湜曰：吾已審思，如事迫者，吾唯有約靈芳同往蘇州或長江一帶商埠。余曰：靈芳知子意否？莊湜曰：病院一別，未嘗再見，故未告之。余曰：善。余來陪子住，細細商量可也。子若貿然他遁，此下下策。余不爲子取也。余是日卽與莊湜同居。其叔嬌遇余一切殷渥，余甚感之。明日蓮佩亦遷來南苑，所携行李甚簡單，似不久住也。余見莊湜與蓮佩每相晤面，亦不作他語，但莞爾示敬而已。有時見蓮佩竝立廳前，莊湜則避面而去。蓮佩故心知之，而無如何也。一日天陰，氣候頗冷，余同莊湜閒談書齋中。忽見侍婢捧百葉水晶糕進，曰：此燕小姐新製，囑饋公子并客。莊湜受之，侍婢去未移時，而蓮佩從容含笑入齋，問起居。莊湜此時無少驚異，亦不表殷勤之貌。但曰：多謝點心。請燕小姐坐近爐。次今日氣候甚寒也。蓮佩待余兩人歸元座，乃歛裾坐於爐次，蓋服西裝也。上衣爲雪白毛絨所織，披其領角，束桃紅領帶，狀若垂巾。其短裙以墨綠色絲絨製之，着黑長襪。履十八世紀流行之鳥乃元色天鵝絨所製，尖處結桃紅 ribbon 不冠。但虛鬟其髮，兩耳飾鑽石作光，正如烏雲中有金星出焉。余見莊湜危坐，不與之一言。余乃發言問曰：燕小姐嘗至歐美否？蓮佩低鬟應曰：未也。吾意二三年後當往歐洲一弔，新戰場。若美洲，吾不願往。且無史跡可資憑據。而其人民以 make money 為要義。常曰 Two dollars is

always better than one dollar 視吾國人。直如狗耳。吾又何顏往彼都哉。人謂美國物質文明。不知彼守財虜正思利用物質文明。而使平民日趨於貧。故倡人道者有言曰。使大地空氣而能買者。早爲彼輩吸收盡矣。此語一何沉痛耶。言已。出素手加煤於爐中。莊湜乘間取書自閱。蓮佩加煤既已。遂辭余兩人。迴身歛裾而去。余語莊湜曰。斯人恭讓溫良。好女子也。莊湜愁歎不語。余乃易一新呂宋煙吸之。未及其半。莊湜忽拋書語余曰。此人於英法文學。俱能道其精義。蓋從蘇格蘭處士查理司習聲韻之學。五年有半。匪但容儀佳也。此人實爲我良師。吾深恨相逢太早。至反不願見之。嗟夫。命也。莊湜言時含淚於眶頃之謂。余曰。君今同我一訪靈芳可乎。其兄久無書至。吾正憂之。余曰可。遂同行。至巴子路。問其婢。始知靈芳母女往崑山已數日。乃悵悵去之。比歸別業。則見蓮佩迎於苑門之外。探懷出一函。呈莊湜曰。是靈芳姊手筆。告我云已至崑山。不日返也。翌日天氣清明。飯罷。莊湜之嬪命余等同遊。其別業舊有二車。此日二車均多添一馬。成雙馬車。是日蓮佩易紫羅蘭色西服。余等既出。途中行人莫不舉首驚望。以蓮佩天生麗質。有以惹之也。甫至南京路。日已傍午。余等乃息於春申樓進午餐焉。當余等憑闌俯視之際。余見靈芳於馬路中乘車而過。靈芳亦見余等。但莊湜與蓮佩並語。未之見。余亦不以告之。餐罷。即往惠羅彙司。諸肆購物。以蓮佩所用之物。俱購自西肆者。是日蓮佩倍覺欣歡。乃益增其媚。莊湜卽奉承嬪氏慈祥顏色。亦不云不樂。余卽類星軺隨員。故無所增減於胸中。蓮佩復自購泰西銀管四枝。贈莊湜一雙。贈余一雙。觀劇之雙眼鏡。莊湜一余。諸事旣畢。卽往徐園。而徐家匯而梁園。而崔園。遊興旣闌。莊湜請於其嬪曰。今夕不歸別業可乎。其嬪曰。不歸固無不可。但旅館太不潔淨。莊湜曰。有西人旅舍曰聖喬治。頗有

幽致。如阿嬌願之吾今夕當請阿嬌觀泰西歌劇，其嬌卽曰：「今夕聞歌是大佳事。但汝須恭請燕小姐爲我翻譯。」莊湜曰：「善。」嚮晚余等遂往博物院劇場。至則泰西仕女雲集。蓋是夕所演爲名劇也。蓮佩——口譯之。清朗無異臺中人。余實驚歎斯人靈秀所終。余等已觀至兩句鐘之久。而蓮佩猶滔滔不息。忽一鳥衣子弟登臺。怒視坐上人。以淒麗之音言曰：「What the world calls love, I neither know nor want. I know God's love, and that is not weak and mild. That is hard even unto the terror of death; it offers caresses which leave wounds. What did God answer in the olive-grove, when the Son lay sweating in agony, and prayed and prayed: "Let this cup pass from me"? Did He take the cup of pain from His mouth? No, child; He had to drain it to the depth.」蓮佩至此忽停其懸河之口。莊湜之嬌問之曰：「何以不譯？」再問而蓮佩已呆若木雞。余與莊湜俱知蓮佩爾時深爲感動。但莊湜之嬌以爲優人作狎辭。卽亦不悅。遂命余等歸於旅邸。既歸。余始知是日爲蓮佩生日也。明日凌晨。蓮佩約莊湜共余出行草地中。行久之。蓮佩忽以手輕扶莊湜左臂。低首不語。似有倦態。梨窩微泛玫瑰之色。莊湜則面色轉白。但仍順步徐行。比至廊際。余上階引彼二人至一小客室。謂莊湜曰：「晨餐尙有一句半鐘。吾儕暫歇於此。子聽鳥聲乎？似云將卒歲也。」蓮佩聞余言。引領外盼。已而語莊湜曰：「晨餐尙有一句半鐘。吾墜飛鳥且絕迹。雪景行將陳於吾人睫畔。且言且注視。」莊湜一若罔聞。拈其表鍊。玩弄不已。余忽見有旅客手執球網。步經客室而去。余亦隨之往觀。已有一女一男。候此人於草地。余觀彼四人擊網。球技甚精妙。余返身欲呼莊湜。蓮佩同觀。豈料余至客室。則見莊湜猶癡坐梳花椅上。目注地。默不發言。

蓮佩則偎身於莊湜之右。披髮垂於莊湜肩次。哆其唇櫻睫間頗有淚痕。雙手將絲巾疊摺卷之。此絲巾已爲淚珠溼透。二人各知余至。蓮佩心中似謂吾今作是態者。雖上帝固應默許。吾鍾吾愛無不可示人者。而莊湜此時心如冰雪。須知對此傾國弗動其憐愛之心者。必非無因。顧蓮佩芳心不能諒之。讀者或亦有以恕蓮佩之處。在莊湜受如許溫存膩態。中心亦何嘗不碎。第每一思念上帝汝臨無二爾心之句。卽亦凜然爲不可侵犯之男子耳。余問莊湜曰。尊嬌睡醒未。莊湜微曰。吾今往謁阿嬌。遂藉端而去。蓮佩卽起離椅就鏡臺中理其髮。而後以絲巾淨拭其醫。余中心甚爲蓮佩淒惻。此蓋人生至無可如何之事也。迄余等返江灣。莊湜頻頻歎喟。復時時細詰侍婢。是夕余至書齋覓書。乃見莊湜含淚對燈而坐。余卽坐其身畔。正欲覓辭慰之。莊湜淒聲語余曰。靈芳之玉簪碎矣。余不覺驚曰。何時碎之。何人碎之。莊湜曰。吾俱不知。吾歸時。卽枕下取觀。始知之。莊湜言已。嗚咽不勝。適其時蓮佩亦至。立莊湜之前問曰。君何謂而哭也。或吾有所開罪於君耶。幸相告也。百問不一答。蓮佩固心知其哭也。爲彼遂亦卽莊湜身畔掩面而哭。久之侍婢扶蓮佩歸臥室。余見莊湜戰慄不已。知其病重矣。卽勸之安寢。明晨余復看莊湜。莊湜見余如不復識。但注目直視。默不一言。余卽時請謁其叔。語以莊湜病症頗危。而稍稍道及靈芳之事。冀有助莊湜於毫末。其叔怒曰。此人不聽吾言。狂悖已甚。煩汝語彼。吾已碎其玉簪矣。此人年少任情。不知銜女不貞。銜士不信。古有明訓耶。言已。就案草一方交余曰。據此人病狀。乃肝經受邪之證。用人參白芍半夏各二錢。南星黃連各二錢。陳皮甘草白芥子各一錢。水煎服。兩三劑則癒。煩爲我照料一切。言時浩歎不置。余接方嗒然而退。招侍婢往藥局配方。侍婢低聲語余曰。燕小姐昨夜死於臥室。事甚怪。主母戒

勿洩言於公子。余卽問曰：汝親見燕小姐死狀否？侍婢曰：吾今早始見之，蓋以小刃自斷其喉部也。余曰：萬勿告公子。汝速去取藥，及余返莊，湜臥內，莊湜面發紫色，其唇已白，雙目注余面不轉。余問安否，累問莊湜，都如不聞。余靜坐室中，待侍婢歸。莊湜忽而搖首歎息，一似知蓮佩昨夕之事者。然余心料無人語，彼何由知之？忽侍婢歸以藥付余，復以一信呈莊湜。莊湜觀信既已，卽以授余，面色復變而爲青。余側身撫其肩，莊湜此時略下其淚，然甚稀疎。余知此乃靈芳手筆，顧今無暇閱之。更遲半旬鐘，侍婢將湯藥而進。莊湜徐徐服之，然後靜臥。余乃乘間披靈芳之信覽之。信曰：湜君足下，病院相晤之後，銀河一角咫尺天涯，每想隆情盛意，卽亦點首太息而已。今者我兩人情分絕矣。前日趨叩高齋，正君偕蓮姑出遊時也。蒙令叔出肺腑之言，相勸昔日遺簪，乃妾請於令叔碎之，用踐前言者也。今茲玉簪既碎而吾初心易矣。望君勿戀戀細弱，須一意憐愛蓮姑。妾此生所不與君結同心者，有如皦日。復望君順承令叔嬪之命，以享家庭團圓之樂。則薄命之人，亦堪告慰。嗟乎！但願訂姻緣於再世，盡燕婉於來生，自茲訣別，夫復何言。靈芳再拜。余觀竟，一歎。莊湜一生好事已成逝水。一歎。蓮佩之不可復作，而靈芳此後情境，余不暇計及之矣。莊湜忽醒而吐，余重復搓其背。莊湜吐已，語余曰：靈芳絕我，我固諒之，蓋深知其心也。惜吾後此無緣復見靈芳。然而言至此，咽氣不復成聲。余卽扶之而臥，直至晚上，都不作一言。余囑侍婢好好看視，冀其明日神識清爽，即可仍圖歡聚。余遂離其病榻，歸寢室。然余是夕已震恐不堪，亦唯有靜坐吸煙，聯吸十餘枝，始解衣而睡。出新表視之，不覺一句半鐘。余甫合眼，忽聞有人啓余寢室之門。望之，則見侍婢持燭，倉皇帶淚而啓。余曰：公子氣斷矣。余急起趨至其室，案莊湜之體冷如冰霜，少間，其叔嬪俱至。其叔捨

太息之外無他言。唯其嬪垂淚顫聲撫莊湜曰汝真不解事累我至此田地。言已復哭。天明余亟雇車馳至紅橋某當鋪出新表典押。意此表今不送人亦無不可。余旣典得四十金。卽出乃遇一女子。其面白腮有紅志如瓜子。大猛憶此女乃靈芳之婢。遂問之曰靈姑安否。女含淚不答。余知不佳。時女引余至當鋪屋角語余曰姑娘前夕已自縊。恫哉。今家中無錢部署喪事故主母命我來此耳。余聞此語傷心之處不啻。莊湜親聞之也。遲三日爲莊湜出葬之日。來相送者則其遠親一人。同學一人。都不知莊湜以何因緣而殞其天年也。旣安葬於衆妙山莊。余出厚資給守山者。令其時購鮮花種於墳前。蓋不忍使莊湜復見殘英。今茲莊湜靈芳蓮佩之情緣既了。彼三人者或一日有相見之期。然而難也。

(完)

後序

余恒覺人間世凡一事發生無論善惡必有其發生之理由。况爲數見不鮮之事。其理由必更充足。無論善惡均不當謂其不應該發生也。食色性也。况夫終身配偶篤愛之情耶。人類未出黑暗野蠻時代。個人意志之自由迫壓於社會惡習者又何僅此而此則其最痛切者古今中外之說部多爲此而說也。前者吾友曼殊造絳紗記。秋桐造雙枰記。都是說明此義。余皆叙之。今曼殊造碎簪記。復命余叙。余復作如是觀。不審吾友笑余穿鑿有失作者之意否邪。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獨秀叙